

艺术作品中的侘寂美学

王茜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 侘寂美学, 有着残缺、自然、空寂、简素、枯淡的审美意象, 是受中国禅宗思想影响, 而产生的日本传统美学概念。本文通过对部分艺术作品中的侘寂美学进行分析, 以期对这种美学概念的内涵做进一步的探究, 从而感悟人生的自然之静、本来之味。

关键词: 侘寂; 美学; 艺术作品

Wabi-sabi aesthetics in works of art

Wang Qi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wabi-sabi aesthetics, with the aesthetic image of incomplete, natural, empty, simple, dry light, is influenced by Chinese Zen thought, and produced by the Japa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concep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wabi-sabi aesthetics in some works of art, I hop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aesthetic concept, so as to feel the natural quietness and original taste of life.

Key words: wabi-sabi; Aesthetics; Works of art

禅宗讲究寂、静、空、照,“侘寂”是受中国禅宗思想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化输入基础上发展出的日本美学概念。“侘寂”的美学,是残缺、自然、空寂、简素、枯淡,如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开在枝头时绚烂的样子,而是凋零时随风飘落的瞬间;将满是落叶的庭院打扫干净,然后摇晃其中的一棵树,让少许叶子掉下来;这便是侘寂美学理想的呈现形式。“侘寂”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亦有诸多体现,本文将结合具体作品,作进一步阐述。

一、侘寂

侘寂与物哀、幽玄是日本三个重要的传统美学概念。“物哀”最早是受佛教影响,结合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而产生的,其着力点在于“共情”,在万物之中注入主体之“情”,从而引发“哀”“物”之思。“幽玄”是佛道并合的一种世界观。“幽玄”之美,在于它的意在言外,同时,还有一种“禅”的空寂幽深意味。深远与静穆的神秘感,是“幽玄”之美的重要品质^[1]。

“侘寂”比“物哀”、“幽玄”更加寂寥和凝重。侘寂,即 Wabi-Sabi。“侘”,音“wabi”,最初主要出现在文学领域,有出世离群、简淡疏离之意。“侘”后来成为“茶道”的重要核心理念,形成“侘茶”,把精神与茶追求的美融合在了一起,认为茶道要追求简素的情趣^[2]。日本美学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用外表残缺和不完整,对“侘”进行表述。“寂”,音“sabi”,有“旧化,生锈”的意思,意指经过时间的洗涤沉淀后,所表现出的年代感、古旧感,从老旧的物的外表下,显露出一种充满岁月感的美。

日本文学中有“俳谐连歌”的文体,俳谐喜欢描绘枯叶、古藤、阴雨、黄昏等寂色事物,“侘寂”美学最早就出现在这样的文体中。江户时代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俳句反映的正是“侘”与“寂”。对松尾芭蕉来说,“侘”是安于简朴,“寂”是安于清寂,最能陶冶“侘”与“寂”的当属大自然。日本美学家大西克礼在《风雅之“寂”》中奠定了“侘寂”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他主要研究了俳句美学的“寂”,茶道美学的“侘”,因“寂”与“侘”两个范畴在含义上几乎相同,只是一个属于俳句美学,一个属于茶道美学,因此将两者合在一起,称为“侘寂”。“侘寂”美学诞生在日本,有其合理的原因。日本自然灾害频发,日本人对大自然的情感是复杂的。在经历数百年盛世大唐的宏大审美影响后,这种朴素、静寂、顺应自然的美学观,逐渐为日本人所接受。“侘寂”作为一种审美风格,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二、“侘寂”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一) 柳宗理的设计

柳宗理是日本现代工业设计的开山之人,出生于 1915 年的日本东京,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是日本最早一代的工业设计师之一。

他的父亲是享有“民艺之父”称号的柳宗悦,可以说是东方现代手工艺变革的倡导者。柳宗悦一生都在做民艺方面的研究整理,他从民间艺术中得到启发,提倡以自然简洁和实用性为美的标准,并提出了民艺的五大原则:实用、材料、技术、量产、物美价廉。他不仅使民间文化传统得到保留,也引导了大众对美的认识和感知。柳宗理的设计理念也受到父亲的影响,注重体验和实用性,同时,也有包豪斯设计理念的熏陶。他将大工业生产和民艺相结合,将日式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相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柳宗理的很多设计作品以实用、简洁、美观为代表,多在材质结构和使用体验上进行设计。他的设计理念真正为世界所认可的要数他所设计的“蝴蝶凳”,这个作品发表于 1956 年,在第二年的米兰设计大赛上获得了金奖,为 MoMa 永久收藏。他将蝴蝶的造型融入家具设计,两片完全相同的木板对称而放,这种造型犹如蝶翼,故取名“蝴蝶凳”。其造型线条流畅婉约,兼具美观和实用性。这个设计也体现了“侘寂”之美,安静、简约、亲和,富有人情味,给予人心灵的抚慰。

柳宗理还坚持以“手”进行设计,直接用手制作实物大小的石膏模型,不画设计图。所以,常常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制作一件器物。他认为,设计应当真正从“用”出发,“用手去感受,手上便会有答案。”“禅宗非常喜欢……与大自然打交道。它所追求的那种淡远心境和瞬间永恒,经常假借大自然来使人感受或领悟^[3]。”制作的过程,正是经历这样的“感受”。

(二)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

小津安二郎是日本著名的导演、编剧,1903 年出生在东京深川一户中等人家。他的电影多围绕家庭题材,展现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其作品通常运用极简的模式、克制、客观、不煽情,“给你极少,又给你极多”。

小津的电影如同茶水,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人们总是能从他作品中那些生活的琐碎体味出淡淡的哀伤。他的电影不煽情,而是敏锐地捕捉感情。电影中的“故事”并不多,而所谓故事,看起来往往只是一些闲情散景,他总是以榻榻米的高度进行拍摄,给人一种平和的视角,镜头很少移动,移动起来又会带给人一种独特的氛围感和不安感。

《东京物语》可以说完整的体现了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美学,这部作品拍摄于 1953 年。讲的是父亲周吉带着老伴到东京看各自成家的儿女。可是到了东京后却发现,儿女们都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他们,甚至找了一个地方让老两口去旅游,以此来打发他们。周吉和老伴也渐渐明白了孩子们的难处,只好黯然的回家了。甚至后来母亲去世,儿女们似乎也并不那么悲伤,只是匆匆走个过场。小津说,

“我试图通过孩子的变化，来描绘日本家庭制度的崩溃。”影片也从侧面反映了上世纪中叶的日本，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周边县市的城乡差距，带给人们心理上的冲击，现代化的生活带给年轻人物质上的满足和精神上对亲情的疏离。全片在平静的外表下，将残酷的现实娓娓道来。

小津安二郎执导的最后一部影片《秋刀鱼之味》，讲述了一个父亲与女儿的故事。男主角山平在妻子去世之后，一直在女儿道子的照料下生活，女儿渐渐到了婚嫁的年龄，但是山平很少提女儿出嫁的事。在周围人的影响下，山平渐渐意识到，女儿该嫁人了，于是他开始劝女儿，在父亲的反复劝说下，道子答应结婚，道子出嫁的那一刻，山平心中又无限酸楚。这便是《秋刀鱼之味》所讲述的故事。对于影片为什么会起“秋刀鱼”这个名字，小津安二郎在日记中写到，秋刀鱼产于秋天，它的滋味本身就带有一丝苦涩和忧郁。秋天，是一个会带给人淡淡伤感的季节。女儿出嫁后，小津通过凄凉的月色、空落落的客厅等镜头描绘，暗合了父亲落寞的心情，这也是“秋刀鱼”的寓意所在。片中用大段人物近景和平静的动作和神态，表现出山平“秋刀鱼”般的人生况味，和人到晚年苦涩的心境。“想起秋刀鱼之味，残落的樱花有如布碎，清酒带着黄连的苦味。”“山谷中春天已至，樱花花开如云；但是这里，凝滞的目光，秋刀鱼的滋味——花儿也忧郁，清酒的味道也变得苦涩。”小津安二郎对生活如此感叹^[4]。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里经常会出现一些相似的意象和空镜头，如蒸汽火车，对着花瓶、家庭事物拍摄的空镜头。他很善于运用镜头语言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情绪，并从中发掘出美感。他的影片往往体现出真实，平静温婉的东方哲学，感悟生命之中的各种关系必然走向无可挽救的崩溃——无论家庭、情人与友人。小津电影中的人物始终是简单和真实的。

小津安二郎认为，他的电影的美学核心是日本传统的“物哀”精神。其实，那种对不完美的生活、生命的认知，不也体现了“侘寂”之美吗？对物的共情，对不完美的接受，既是“物哀”，也是“侘寂”。禅的妙语其中一个常见形态是对人生、生活、机遇的偶然性的深沉点发。就在这偶然性的点发中，在这飘忽即逝不可再得中去发现、去领悟、去寻觅、去感叹那人生的究竟和存在（生活、生命）的意义^[5]。

（三）铜瓷和金缮

侘寂之美也体现在民间手工艺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铜瓷和金缮。两者都是源自于我国的传统修复技术，是使残缺的器物获得重生的工艺。

铜瓷在进行修复时，会在陶瓷上钻洞，再用金属铜钉做搭扣以使残器铆合。由于瓷器硬度很高，金属无法在瓷器上打孔钻眼，于是，发明了“金刚钻”和“铜钉”。中国有句古话“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这句话就出自铜瓷。铜瓷有粗活和细活之分，粗活是为普通老百姓修补一些破损的生活日用品，用的金刚钻比较大、单一，铜钉是清一色的铁钉，工艺略粗，主要以耐用为主；细活是为大户人家修复一些观赏瓷或紫砂壶，金刚钻比较小，制作精巧，铜钉是用锻铜工艺加工而成，注重艺术价值，工艺要求精致。用铜瓷修复后的器物通常牢固耐用，修复后甚至可以做到滴水不漏，被称为“铜瓷无痕”。铜瓷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振海说，“铜瓷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凝聚的艺术精华，用来消除破碎、抚平裂纹、缝补伤感、修复懊悔、缝补断代、修复遗憾。铜瓷是艺人与残瓷的对话，残瓷只是载体，铜瓷是过程，铜瓷为即将逝去的器物注入二次艺术生命，造就残而不残、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同时铜瓷也是一项非常环保的行为。”

金缮在进行修复时，会用天然大漆将瓷器碎片黏合，快干的时候在瓷器表面敷以金粉或金箔，或用金进行绘画。所用的粘合剂是天然树脂涂料——生漆，有防腐蚀、耐高温、耐强酸碱、防潮、绝缘等性能。因修缮瓷器所用的粘结剂是天然大漆，技术手段和髹漆差不多，中国在八千年前就已经出现髹漆工艺，唐代有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金银平脱”，是在漆器表面贴金银片，直至清代《内务府

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清宫廷陶瓷修复工艺的金补，也就是陶瓷补金，这种工艺是把金粉与漆调和后，对陶瓷断裂、缺失的地方进行补配，或者在漆修补的基础上再在陶瓷的破损处撒、贴金粉金箔。金缮其实也是宁波泥金彩漆工艺的部分工序，这种传统漆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如今已经濒临失传^[6]。

日本室町时代末期，千利休提倡“侘茶”，认为茶道要追求简素的情趣，茶道文化盛行。茶道追求事物质朴的内在，并且能够经长时间考验的本质的美。在品茶时摒弃一切外部因素，追求“清静之心”，将器物随心利用起来，追求简约、谦逊，直指事物本源。资源匮乏、地震多发的自然环境，带给日本人一种无常观，金缮这时被带到日本人的视野中，与他们产生共情，修复使老旧或残缺的器物焕发出一种岁月的美。如，井户茶碗是日本茶道界的珍品，千利休评价：井户茶碗是一种“无心”的艺术，接近自然，这与禅的思想相一致。在残缺的部位，修补的痕迹自然而然，如同受伤的心，修补后得到了抚慰，而这又是“无心”的，心灵与自然合为一体，在自然中得到了停歇，心似乎消失了，永恒不朽的是本体的存在。

铜瓷和金缮在进行修复时各有利弊，现代陶艺修复师常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扬长避短。从这两种传统手工艺中，我们可以充分感悟到“侘寂”之美，每个器物都有生命，生命中总会遇到一些磕磕碰碰，用世上最贵重的物质和精神面貌来面对残缺，尽心修复，接受不完美。生命本就是这样的，有遗憾，才能更深刻的感受永恒本体、人生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

三、结语

“侘寂”是受中国禅宗思想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化输入基础上发展出的日本美学概念。追本溯源，它是源于中国先人的感悟。对什么的感悟呢？对万物、对人生的感悟，悟出美，“美”即是万物一体的体验，由美产生爱。审美使人感受到人生的美好，使人超越主客二分的限隔，沐浴在万物一体的阳光下。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一片树叶》中说，“无论何时，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了。花用自己的凋落闪现出的生的光辉，花是美的，人类在心灵的深处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热爱自己的生命。人和花的生存，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一种欣喜。”这是充满了惆怅和惋惜的欣喜^[7]。侘寂美学，使人感悟到这种惆怅和惋惜是生命中的必然，必然在人的心目中生成审美意象，提升人生境界，提升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使人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确证自身的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侘寂美学在建筑、室内设计、产品设计、视觉传达、绘画等方面皆有所体现，具有鲜明的日本美学特色。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思考，中国的设计师、艺术工作者在文化观念上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秉承，需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与热爱，理解本土文化内在的气质，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精神，创作出更多富有中国文化精神和美学思想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 [1]高蕾.日本民艺与日本传统美学[J].西北美术, 2021(1): 24-27.
- [2]张琼月.向简而繁,至臻至禅——由现代产品设计看日本侘寂美学[J].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9(9): 98-100.
- [3]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4]史诗阳.小鲜电影 导演帮·人物|小津安二郎电影之美. <http://www.vccoo.com>.
- [5]谢葵萍.铜瓷与金缮的现代重生[J].创意设计源, 2017(1): 41-46.

作者简介：王茜，女，汉族，陕西西安，生于：1980-11，讲师，本科学历，研究方向：主要从事美术史、设计史、美学的教学与研究。